

李白靠打赏获财务自由?

李白是诗仙,但神仙也要吃饭穿衣,所谓的“仙”,除了有纵横起逸的才华,也是指有行动上的自由,而行动上的自由得有财务上的自由作为基础。据《南国都市报》报道,李白一生行遍南北,看遍大好河山,但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具体职务,又无具体营生,旅行资本从哪里来呢?那极有可能是,李白是靠写诗赚打赏费,才获得仙人一般的自由。



李白图片

清朝袁枚考据,《赠汪伦》或获八匹骏马的打赏

李白的诗歌,最脍炙人口的除了《望庐山瀑布》《静夜思》,还有一首《赠汪伦》:“李白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这首诗就好在将朋友之间深厚的友情具象化,变成一汪潭水,而且将友情量化了,数据化了,说小白和汪哥的友情到底有多深呢?那就拿根尺子量一量,居然比千尺还深!李白的《金陵酒肆留别》也这样衡量老友之间的感情指数:“请君试问东流水,别意与之谁短长。”也是拿抽象的感情和具体的水流进行比较。

这首《赠汪伦》除了让我们惊艳于桃花潭水深与友谊的相得益彰之外,更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名字:“汪伦。”汪伦,何许人也?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?有什么惊人的才华?读者们完全不知道,然而,这些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:汪伦这个名字,跟着李白的诗,流传千古,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,比很多英雄豪杰、圣贤名人的名气还要大,真的是赚大了。其实李白在推广汪伦的名字时候,也有点硬推的嫌疑,写桃花潭水,写岸上踏歌,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,硬生生地

植入“汪伦”的名字,还好,没有破坏画面的对称感和优美感。

所以说,这首诗从精神角度而言,获益最大的是汪伦大哥,而李白写这个也不是白写,人家是有润笔费的,也就是说有打赏的,我们看看清代诗人袁枚的《随园诗话》第六卷的《补遗》第十一,讲了这么一个典故:安徽歙县黟县的汪伦,邀请李白赏桃花,李白受邀,“款留数日,赠名马八匹,官箴十端,而亲送之。李白感其意作《桃花潭绝句》一首”。

这里面的故事就不赘述了,

重要的是“赠名马八匹,官箴十端”,还亲自给李白送行,可见汪伦踏歌送行的同时,后面还跟着优厚的打赏费,他的名字植入不是白干的。有了名马,纵行天下,可见李白的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,还真不是吹的,因为手里有货呢。

当然,这个典故见于清朝的学术著作,跟唐朝相去甚远,可靠性有多高呢?难以确定,但诗人写诗相赠,对方有一定打赏,也不是稀奇事情,而且袁枚同样是诗人,对于打赏似乎也有着相当的期待,此情不会有假。

很多诗都是赠给官员的

李白从四川进入东部之后,行迹颇广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游过扬州,北上河南,又到安陆,在安陆做了赘婿,娶了故宰相许圜师的孙女,这应该使他的财力增加不少,有了稳固的后方。三十多岁的时候,北漂在长安,也没有具体工作,长安物价可不是闹着玩的,能在那里待下来,荷包不充实可不行。这段时间,李白应该是有金主的,他住在唐玄宗妹妹玉真公主的别馆里,和王公

大臣经常有来往,或者写诗答赠,也是常事。

翻阅一下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刊行,王琦辑所注的《李太白文集》,发现其诗歌当中不少是赠给朝廷以及地方官吏的。例如第九卷,有两首名为《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》,就是写于李白第一次北漂长安期间。玉真公主是唐玄宗的妹妹,而这个张卫尉是什么人呢?按照《唐百官志》,卫尉的级别可

不低,是“从三品”,“掌器械文物”。还有一首《赠韦秘书子春》,这个“秘书”该怎么理解呢?就是指唐朝掌管经籍图书的机构,也比较重要。秘书省的负责官员名称叫监,官职从三品,还设有两个少监,官职从四品上,再往下有一个官职叫做丞,官职从五品上。李白这首诗是写给秘书省一位姓韦的官员的,但具体是秘书省的什么官职,李白没有交代。《李太白文集》里也承认:“未详子春为

省中何职。”不清楚这个“韦子春”在秘书省具体的职务。

有赠给将军级别人物的,例如《赠郭将军》,具体是哪位将军倒不清楚,肯定不是郭子仪。这位将军的级别不低,至少跟皇帝接近,你看诗中所描述:“入掌银台护紫微。”所谓银台,就是大臣朝见皇帝的紫宸殿旁边的左右两个银台门,所谓紫微,天子所居之宫。这位将军就是护卫皇帝官殿的。另外还有赠独孤驹马的。

《赠薛校书》是赠给谁的

还有级别低一点的赠诗对象,诸如《赠薛校书》,这个薛校书是什么机构的呢?注释里提供好几种可能性,一种是弘文馆的校书郎,设置有两个,专管校对经籍的谬误,进行修改;一种是集贤殿的校书郎,总计有四个。另外秘书省设置了十个,著作局有两个,司经局设置了四个,崇文馆设置了两个。薛校书到底属于哪个单位,这是个谜。不过有一点可以

肯定,其级别是九品,原来是个芝麻官,估计给李白不会有太多打赏,最多蹭顿饭吃,甚至是李白请他吃饭喝酒。

关于这个薛校书,还有个美好的谣言,说其人居然就是唐朝的大才女薛涛。诗仙李白赠诗给白富美薛涛,这画风实在太美。薛涛,长安人,生活在四川,女中才子,也算是一代名诗人,人称“女校书”,其生活很有品位,喜欢

用桃红色小笺来写诗,人称“薛涛笺”,可以说一个人带红了一个产品。薛涛的感情世界也很丰富,还和大诗人元稹,名臣韦皋有过恋情,李白如果和她有交集,似乎挺浪漫的。不过浪漫的想法还请就此打住,李白和薛涛虽然是一个朝代的,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,李白死于公元762年,而薛涛生于公元768年,两人在空间上不可能有交集,不要想得太多。至于

赠给的地方官吏,有诸如“少府”“司户”“知县”等。

李白的这些干谒诗、答赠诗,不可能全都是白写白送,不排除对方有打赏的可能性,如果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下去,探索唐朝诗人的生存手段,颇有学术价值。如果有这个作为解释,李白长期漫游天下的经费来源,就应该有合理的解释了。

(刘黎平)

古人如何测量空气湿度

我们通常说的“空气湿度”一般都是指“相对湿度”,它是空气中实际水汽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和水汽压之比,用百分数表示,百分数越大,表明空气湿度越大。

据《广州日报》报道,古人那时候不知道相对湿度的百分数,但大致的空气干湿概念还是有的:湿度越小表示空气越干燥,湿度越大表示空气越潮湿。早在西晋,傅玄就有一首《炎旱诗》问世,诗中的“河中飞尘起,野田无生草”。就写出了空气的干燥和旱情的严重。宋代梅尧臣的《梅雨》诗中就有“湿菌生枯篱,润气醲素裳”。其中的“润气”就是潮气、湿气。古人甚至还能根据空气湿度的大小进行天气预测,唐代黄子发著的《相雨书》里便有“壁上自然生水者,天将大雨”“石上津润出液,将雨数日”等记载。

空气湿度肉眼是看不到的,怎样大致评估出空气湿度的大小,其实就涉及空气湿度的测量了。

我国是最早发明测湿仪器的国家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·变动篇》中曾经谈到,琴弦变松,天就要下雨。琴弦变松,是天变潮湿、弦线伸长所造成的,表示空气湿度较大。可见,古代的琴弦也可当作原始的测湿仪器。现代毛发湿度计中的“毛发”,其实就是古代琴弦的微缩和精确。

元末明初娄元礼在《田家五行》一书中也说,如果质量很好的干洁弦线忽然自动变松宽了,那是因为琴床潮湿的缘故;出现这种现象,预示着天将降雨。他还谈到,琴瑟的弦线所产生的音调如果调不好,也预兆有阴雨天气,这其实也是因为变松宽了的弦线,其音准敏感度降低了,合乎科学道理。

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曾提到一种把土和炭分别挂在天平两侧,以观测挂炭一端天平升降的仪器。这其实就是原始的“湿度计”。原理是:天气干燥了,炭就轻,天平就倾向于土;天气潮湿了,炭就重,天平就倾向于炭。也就是古人说的“燥故炭轻,湿故炭重”。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曰:“夫湿之至也,莫见其形,而炭已重矣。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:“湿气到来的时候,人是看不见的;但是炭已经表现出沉重了。这就进一步阐明了这个测湿仪器能测量出看不见的水汽。”显然,这样的测湿仪器在测量方式和精确度上,比“琴弦测湿”又进了一步。

清康熙年间,西方来华传教士南怀仁曾用小鹿的筋做成一个弦线湿度表,以验空气中的潮湿。其原理也是“鹿筋吸湿”,但如此制作仪器,取材太残忍也太昂贵了。

最接近现代湿度计的测湿仪器的发明者,当数清代发明家黄履庄。1656年出生的黄履庄,发明或改进过许多光学仪器(如探照灯、望远镜、显微镜),也发明过许多“验器”,其中的验冷热器,就是现代“温度计”的雏形;而验燥湿器,就是现代“湿度计”的雏形,它利用弦线吸湿伸缩的原理,测量空气中的湿度,比瑞士人索修尔发明的毛发湿度计早了一百多年。

(霍寿喜)